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新編 第七回 經大難居然悔過 愛小腳遽爾結親

卻說先生脾氣，每到放榜日近終日高臥，並客亦不見，只說生病。這日聽得門口有人叫道某人中了，先生禁不住高問道：「我呢？」其時傍晚，只有聽見人聲，並不見有人，心中害怕，說：「我甚晦氣，未到黑夜，聽見鬼叫。」誰知先生在屋內又問了一聲，這人往常本認得先生，走進來便說先生名氏不聽見有人說。師母只管煮晚飯，這人便說：「我去再打聽打聽，中了就來報喜。」誰知等到三更亦不見這人回來，先生一夜睡不著。到次日更將棉被沒頭沒臉差好，睡作一團，任老婆喚了數次，總裝做不聽見。整整睡了三日，肚中餓了，曉得不中只得起來，對著老婆不覺放聲大哭，說：「我不願為人，我哪裡有面見人。」老婆曉得是為不中的緣故，只得再三安慰他說：「今科不中。下科再去。」

先生說：「我如今有點明白了，中是有命的，倒不如隱仁，病了回來。省得兩場辛苦。」

老婆說：「可是東家有病，你回來未曾去看過一次，面上卻過不去。」

先生道：「是，明日就去看。」

原來隱仁回家，病總不好，請了幾個先生看看亦不中用。

醫生到來，總說平日身體虛弱，又是大癩，秋間下場又吃苦又用心，內傷外感兩樣夾攻，今日元氣已虛，只得顧本，不及治好。用了人參、白朮、枸杞、地黃等味，不料服至十餘帖，又覺脾胃不和，漸漸大便不固。先生知是陰藥不受，將杞地等刪去，加搖桂，阿片，服了數日似覺好些。

這日先生來看隱仁，便請至隱仁臥房中坐，兩人皆說晦氣，不該去下場，一個生了病回來。一個白用了許多錢，從今以後可不談文章了。隱仁道：「我是吃煙癮大了受不得辛苦，若說年輕不吃煙正該去下場，為何不談文章？」

是時鏡如等皆陪先生坐在房內，聽了這話老二是要想考舉人的，心想：「煙是吃不得的，吃了煙便不能考舉人，真是個害人的東西。」

老大又是一個想頭，心想：「我不想考，吃煙何妨，先生不吃煙，為何也不中？用了半世功，家私一毫梓不起，師母到處借錢，幾乎餓死，先生讀了文章一概不管，滿口迂腐之談，真真時文是害人的。」

正說著，春雲傳進茶來，一雙小腳跨入門檻內，老大老三看見回過頭來。老三暗把春雲這一隻小腳輕勾他一勾，春雲在房門外低聲叫：「三少爺，你不記得前日師母說小腳是十害人的東西，你今日為何要撩撥我這小腳。」說完傳了茶便走。這邊隱仁懶於說話，先生坐了一坐便辭了出來，由大廳轉到自己館中檢點書案上文房四寶，意欲停兩日即到館。

誰知回到家先生又病起來，一連病了兩三個月。剛剛到年，這邊隱仁家中又連日弄醫生，運使公又復生病，便一直不能到館。鏡如弟兄荒了三四個月總不讀書，惟有華如想要考舉人，雖貪女色，於時文上頗用心，帶了妹子阿蓮，小兄弟月如無事時天天到館。阿蓮頗聰明，雖說年小，詩文詞賦件件曉得。家內又藏有名人書畫，阿蓮見了亦能摹仿一二幅。惟有老三水如是見了小腳即細心賞鑒，家中丫頭共有四個：雪花、玉英皆是大腳，又有一個嬌妹亦有六寸長的腳，惟有春雲是三寸長的腳，穿了揚州式的鞋更覺好看。老三便看上了春雲，春雲曉得喜歡他，便有意籠絡水如，有時故意到書房走幾步，有時故意在水如前便走來走去，鞋樣又多，今日穿這雙，明日換那雙，老三眼中看了春雲心想：「我明日討個老婆若能如春雲一般腳小，雖說不能做粗事，家中僕婦甚多，又何必要他做。」老大如此想頭，鏡如亦與老三一般見識，無奈春雲只與老三交好，自知插不下手去，便趁家中有事日日在外問看女人。浙東女人無不是小腳，然在老大眼內同是小腳卻有幾種分別：頭一種腳後跟不倒拖，直立如削，腳尖狹如竹葉，走路如狗腳一般，走到石子路柔軟輕便是頭一等；第二等是馬蹄腳，尖雖不太尖，直量卻只有兩寸多些，嫌其不柔軟輕便是為第二等；至四寸以外四面端正，若不是倒拖亦為第三等。老大卻不曉得內中有一種假扮的，雖看去卻是小，其實是把高底墊的，因老大未曾與女人細細講論過，因此看錯了眼法。惟有老三是與春雲結識，春雲嘗說：「我的腳是真的，並不是假扮的。」因細細說了幾種假扮的來，老三因此是個老行家。老大卻無人與他說，因此不甚曉得幾種。

其時已是正月初一日，在戲館中看戲，戲才做完，偶見一個姑娘兩腳只有三寸，紮縛得如紅菱一般，更加腰支婀娜，品貌嬌妍。老大便看得呆了。等這姑娘走了過去聽得有人說此女即孔先生甥女，姓陳名月娥，亦是官家女。老大聽得便想出一個法子，托人放風至先生耳朵內，即請先生做媒。先生便中了計，心中想魏家是個財主人家，甥女為何不把與他？一面向他妹子妹夫說了亦均答應，一面便到隱仁處將女子家世細告：「我此來固為大世兄做媒。」隱仁聽了亦合式，自己又想：「近來多病，不如早娶過媳婦回來亦好管家。」即托先生做媒，一說就定，不必說財禮豐厚，下了聘，說定今冬過門。諸事完畢，先生新年仍到館。

話說絮聒，日月如梭，不覺秋盡冬來，便是鏡如娶親之日。

未到吉期家中已忙得不得了，趙姨娘不能照管，只聽家人播弄，不知家人趁著喜事賺了多少錢。趙姨娘懶得走動，只圖安逸，手頭有錢，整大宗與家人使用，運使公以為姨娘是能幹的，放心由他。隱仁多病，本不能管，因此不知糟蹋了多少錢。

這日便是吉期，親友賀喜盈門，共有酒席百數十桌，晚間新人過門拜過天地，一切禮畢送入洞房安牀撤帳後人人皆說新人好品貌，好小腳，喜得鏡如心花怒放。及至上牀，一眼便來看腳，口中說道：「好奇怪，為何不是從前我看的時候小？」原來新人卻不曉得丈夫是喜歡這個的，見丈夫看他腳，連忙將腳藏起，鏡如不好將腳扯出來蠻看，只好說罷了。當下歡愛，自不必說。

原來新人家中亦有奴僕姑嫂，亦是不用做的，性情卻生得溫和柔順，品貌亦可得去，腳並不大。不過扮慣了，須墊高底方能走路，卻仍是個不便，終日亦不能多走，家中仍無人照管。鏡如原為是愛他腳小娶的，今看見月娥扮的亦與真的一般，心中歡喜，終日宿在房中，更好吃鴉片。老三見老大娶了扮的小腳回來，每每笑大嫂是個扮醜的。春雲又指著月娥向老三說出扮的多少不好處，老三愈加領悟。惟老二又有一種脾氣，欲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